

静静的花溪



面对生活，
是继续读书还是工作？

面对爱情，

是争取还是放下？

何去何从，

命运将如何安排……

郑玉林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静静的花溪

郑玉林
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静的花溪 / 郑玉林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047 - 5995 - 5

I. ①静…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684 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张 静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杨小静

责任发行 邢小波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68 (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 - 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5995 - 5/I · 0211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4.5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7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印装差错 · 负责调换

目 录

1 第一章 刘长旺

38 第二章 蒋少康（一）

62 第三章 黄安

87 第四章 公公

120 第五章 陈愉

151 第六章 芊芊

172 第七章 蒋少康（二）

190 第八章 陆怀玉

214 第九章 陆少原

第一章 刘长旺

这顿午饭紫薇没有吃好。她小心地退下饭桌，抓起一本书，溜出了屋子。还没到大门口，她的背后传来“嗵嗵”的脚步声。

紫薇停住，回头一看，继父刘长旺从后面追了上来。紫薇的脸一下变了颜色，继父这已不是第一次追赶她了。这几天刘长旺脾气越来越坏，刚才在饭桌上还摔了一只碗。

刘长旺几步窜到紫薇前面，拦住她。紫薇仗着胆子看了一眼刘长旺，刘长旺一对血红的杀猪眼狠巴巴的，一副要置人于死地的样子。

紫薇一动不敢动。

刘长旺上前一把夺下紫薇手里的书，然后身子一转，用力向前一掷，将书扔进墙角处的水洼里。

紫薇望着水洼里的书，不禁陷入绝望。

刘长旺瞪着紫薇，气冲冲地说：“我告诉你，你就是考上了也没有用，别指望我拿钱供你上大学，做你的美梦去吧！”

紫薇低着头，两只手的手指钩绞在一起，流出了眼泪。

刘长旺“哼”了一声，转过身，梗着脖子走向屋子。

紫薇走到墙角，从水洼里捞出那本沾满泥水的书。

屋子里又传来刘长旺的骂声：“养了他妈一个废物！一天到晚就知道上学，看书，家里什么活儿也不干！今天不把山上的茶给我采回来，看我怎么收拾她！”

紫薇悄没声息地把书放在旁边的鸡笼上，向屋子走去。

门开着，紫薇母亲杨秀芳站在屋中间，无助地望着女儿。再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紫薇学习非常紧，而丈夫刘长旺对她的阻挠也越来越加剧，几次挡住紫薇不准去学校。今天早晨紫薇争辩了几句，把刘长旺给激怒了，攥紧拳头就要动手。杨秀芳又恨又急，但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紫薇走进屋子，来到母亲身边。杨秀芳立刻擦去眼里的泪水，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对紫薇说：“你，怎么回来了……赶紧上学啊！”这是一个不善哭泣的女人，但此刻她的心情却像被秋风吹着一般。

“下午我去山上。”说完，紫薇拾起墙角的一只竹篓，背在肩上，像个被战争驱赶的难民，走出屋子。

刘长旺盯着紫薇的背影，脸像是要下雨的阴天。

杨秀芳转身看着刘长旺，战战兢兢地说：“他爹，要不，就让孩子把这两三个月对付下来吧？”

“对付？对付个屁！”刘长旺气呼呼地说。

紫薇刚走出大门，屋子里又传来“咚”的一声，好像是把一只凳子给踢翻了。

正在读高三的紫薇是两年前随改嫁的母亲来到花溪镇的。

继父刘长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曾结过两次婚，在花溪镇开一片卖猪肉的铺子，山坡上还承包着一片不小的茶园。

刘长旺的两次婚姻都不长，头一次娶了本镇一个女人，只过上半年，那女人就说什么也不干了。据那女人后来讲，刘长旺根本不是人，不管黑天还是白天，门一挂就要和她上床，更要命的是他变着法没完没了地折腾她，实在让她无法忍受。

第二次刘长旺娶了邻村一个离婚的女人。女人比刘长旺要大上五六岁，皮肤很白，也很瘦弱，走在街上，有气无力，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和刘长旺过上半年就死掉了。花溪镇的人都说，那女人是刘长旺给祸害死的。

刘长旺嗜酒如命，整天醉醺醺的，做生意还很蛮横。一天，外村一个人在他的案板前站了好半天，指着早已看好的一块不肥不瘦的生肉说：“给我切上一斤。”喷着酒气的刘长旺看他面生，一刀下去，从另一块剩了好几天的生肉上剁下一块肉来，放在秤上。那人见这块肉不新鲜，指着秤上的肉说：“我要的是那块，不是这块。”刘长旺将秤盘往那人面前一递：“哎！这块不肥不瘦，多好哇！”那人见刘长旺不好惹，于是说：“能不能把上面那块肥的给切下去？”刘长旺不高兴了，说：“瘦的割给你，那肥的卖给谁？”那人看着刘长旺，赔着小心说：“我不想买了。”刘长旺红眼一瞪，说：“已经割下来了，你说不买就不买了？！”那人还是不甘心，说：“可这全都是些肥的，也不新鲜，价钱能不能便宜点？”刘长旺不耐烦了：“一斤半，九块。快点儿掏钱！”那人撩起衣襟一边往外掏钱一边说：“就剩八块七了，行吗？要不你就把那三毛割下去。”

刘长旺一把将肉从秤盘里抓起，丢在案板上，嘴里不干不净地说：“一个大老爷们，抠抠搜搜，简直不如个娘们儿。”

那人把钱放在案板上，提起那块肉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说：“都有

点味儿了，今几个我是遇上劫道的了……”

刘长旺生气了，从案板上抓起钱，说：“哪来的味儿？扁头子那么大一块肉还挑肥拣瘦的。”

“我花钱买肉，你凭什么骂我？！”那人说。

“穷鬼，去去去！别惹我生气。”刘长旺一边说一边挥手往外赶他。

那人也来了火气，抓起那块肉摔向门外，转身对着刘长旺：“大爷我有的是钱，不吃这扁头子的肉，今天你给我割好的！”

刘长旺的脸由红变紫，脖子上的血管一下蹦得老高，看着那人，操起了切肉刀。旁边的人见势不妙，赶紧过来将两人劝开。不管本镇还是外地的人，要不是为了买肉，谁都不愿搭理刘长旺，花溪镇的女人更是不愿意接近他。不过，四年前一位浙江来这里做服装生意的单身女人却和他走得很近。浙江女人三十好几，长相也一般，说话的声音却是软绵绵的，给人的感觉有些腻。背地里有人说，这个女人恐怕不是正经货。女人租住的屋子就在刘长旺铺子的旁边，常来他这里买肉。也许是这个年龄的单身汉更容易寂寞，刘长旺非常喜欢这个女人。每当女人从门口走过，刘长旺老远就和她打招呼，女人也会眯起眼睛冲他笑笑。刘长旺兴奋得两腿直摇，奔出铺子，问女人想吃什么尽管来自己的铺子里拿。女人对他有了好感，成了肉铺的常客。刘长旺对她多有照顾，不但专拣好的猪肉卖给她，每次还要多给她一些。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近，遇上阴雨天，女人没有生意做，还会在刘长旺的铺子里坐一坐，看上去像是两人合伙在这里做生意。

自从认识了这个女人，刘长旺很少喝酒，穿着也干净了许多。女人每天都要从院子里搬进搬出许多货物，刘长旺就成了她不花钱的帮手。终于有一天，两人偷偷住到了一起。刘长旺对这个女人百依百顺，把自

己所有的家底统统交给了这个女人。花溪镇的人很有眼力，这个女人真的不是什么正经货，半年以后，刘长旺多年积攒的钱财连同那个女人全都不见了。

上当的刘长旺瞪着一双血红的杀猪眼，发誓一定要报复那个骗了自己的女人，就是赶到天涯海角也要抓到她。他放下手里的买卖像个流浪狗一样去寻找那个女人。半个月过去了，刘长旺走遍了女人曾经告诉过他的几个地方，连个影子也没有。女人说给他的地址全是假的。刘长旺数了数口袋里仅有的几张票子，心里一阵发虚，站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一脸的疲倦和无奈。他已经没有了再找下去的心思，便自认倒霉，带着满身污垢，瘪着肚皮回到了家里。

此后的刘长旺脾气越来越坏，酒也越喝越多，他把全部的怒气都发泄到了猪的身上。当他把雪亮的杀猪刀插进猪的胸膛，看着那喷涌而出的热血时就会长长吁出一口气，心里觉得宽慰了许多，仿佛那杀掉的不是一头猪而是骗了自己的那个女人似的。

花溪镇人嘴馋，刘长旺的生意做得很不错，腰包渐渐鼓起来的刘长旺对那个女人的怨恨也越来越少了。有时他自己躺在床上想：女人嘛，就是来这个世界上花男人钱的东西！只要有了钱就不愁自己身边没有女人。

有了钱的刘长旺对女人的渴求越来越多，可镇子里的女人谁也不肯嫁给他。刘长旺觉得自己活得很亏，不过他有他的排遣方法。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坐车去一次县里，在一个背街的小旅店花上一百多块钱与一个年纪并不算小的“小姐”厮混一番。由于他是那里的常客，那个四十多岁的老板娘还破例为他打折了房费。刘长旺嗜酒如命，然而更要命的是，一喝酒就想找女人干那种事，去县里要多花路费不说，且远水不解近

渴。更让刘长旺烦恼的是那家小旅店亦并非绝对安全，有一次正当他和一位“小姐”快活的时候恰逢公安局突击检查，幸亏那个老板娘及时打开旅店的后门将他放走，否则就得给逮个正着。刘长旺真的是很烦恼。

一次刘长旺冒雨来到了那家小旅店，老板娘告诉他这几天风声很紧，“小姐”们都各自回了家。刘长旺却说自己大老远的也不能白来。老板娘说：“今天你就是出多少钱我也没有办法。”刘长旺瞪眼望着老板娘，心想眼前这不就是一朵还没有开败的花吗？老板娘被这个秃顶男人看得有些发毛，一边往后退一边劝他赶快走。刘长旺咧开大嘴笑了，说：“反正现在这里也没有别人，你就陪我吧！”老板娘又气又急，忽然想出一个主意，马上把脸板了起来，说：“我有个亲戚在公安局，你不可以乱来。”刘长旺不信，说：“你若是真有亲戚在公安局里上次你就犯不上战战兢兢地把我从后门给放走。”说着他就动起手来。老板娘给逼急了，抄起桌上的水果刀要捅刘长旺，刘长旺这才罢了手。几个月后，刘长旺终于在这家小旅店被派出所的警察给带走了，是不是那个老板娘使的坏，刘长旺自己也说不清。那天不管刘长旺怎样哀求，警察还是押着他去花溪镇去取罚款，刘长旺嫖娼的丑事立刻就给公开了。花溪镇人觉得这样的事很新鲜，便站在肉铺门口远远地去看刘长旺。刘长旺是破罐破摔，一脸的不在乎。有时喝醉了酒还骂大街说别人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小旅店不能去了，刘长旺什么都没有了。的确，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刘长旺没有家世，没有文化，没有阅历，没有羞耻，有的只是一把子年纪和对女人身子的渴望。

两年前，刘长旺在牌桌上结识了一位赌友，两人兴趣相投。赌友在花刘长旺一大笔金钱后，终于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女人。

杨秀芳的到来让刘长旺欣喜若狂，自己不但娶了一个貌美的老婆，还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刘长旺压抑许久的欲望得到了宣泄，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这个老婆，紫薇却更吸引他的目光。当杨秀芳不在身边时，刘长旺便对紫薇动手动脚。紫薇的冷峻与躲闪让刘长旺心里十分气恼，他恨死了这个女孩。

刘长旺心里十分清楚，紫薇如果上不了学，那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不管怎样扑腾也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可她一旦考上了大学，那自己不但要支付很大一笔学费，而且也就彻底失去控制这个女孩的机会了。

刘长旺才不会干这赔本的买卖呢！他有自己的主意。

紫薇来到了城外。初春的田野一眼望不到边的绿，遍地都开着各种颜色的野花，冬麦快要拔节，嫩绿的枝叶在风中摇荡着。紫薇眼里并无欣赏的心思，一个人背着竹篓，低着头，沿着一条窄窄的田埂向前走去。

已经是午后，田埂上见不到别的人。远处山坡上一株孤独的竹子在风中摇摆着，无际的荒野，更给人一种无边、无伴、无家可归的感觉。

前方就是花溪，对面的山坡上就是她家的茶林。

她停了下来，望着花溪边上的一块稻田，那是同学陆少原家的稻田。看着看着，紫薇心里忽然有了别样的情绪。

二

紫薇原来的家在离花溪镇二百多里地以外的陈家渡。父亲是一位老实的船工，六年前和一位乡邻去了海南。在一次出海时他们遇到了强台

风，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原本就没给这个家留下一点积蓄，什么活儿也不会做的母亲很难独自支撑起这个家来，正在上初中的紫薇面临着失学的窘境。

紫薇的母亲体态丰盈，看人时总是细眯着眼睛，一副温柔的样子，在陈家渡是个地地道道的美人，性情温和的她平时很少与人交往，尽管日子过得不算太好，那位船工也不舍得让她出去找些活儿做。见过她的人都说那是一枝被关在温室里养着的花，没见过她的人就只能从她女儿紫薇的脸上去揣摩她的美。她比船工小四五岁，是船工在很远的海南带回来的，没有人见过她娘家的任何人，因此关于她的身世陈家渡人有很多不光明的想象和猜测。最初的两年，她和船工的关系还曾在村里引起许多议论，但见这个女人一直都安分守己地和船工过日子，议论了些日子之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失去船工两三年后，这个很美的女人形象已经大打折扣。她看上去很瘦弱，头发很黑，脸色却很苍白，刚刚四十岁，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眼睛也少了往日的神采，有的只是疲惫，见到了熟人也只是点头笑笑便走开，很少与人讲话。最要好的几个邻居都劝她说：“遇上一个好人家再走一步吧！这样你们娘俩不但可以摆脱没完没了的苦日子，紫薇也可以继续去上学。”

紫薇母亲总是叹息说：“碰上一个好人太难了！”

母女俩缩衣节食过着艰难的日子。三年前的秋天，已经考入高中的紫薇因交不起学费又陷入了失学的困境。

为了女儿能顺利完成高中学业，直至考上大学，这位孀居多年的母亲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再嫁。

紫薇母亲嫁到花溪镇是去年春日的一个午后，那天刘长旺在自家院子里置办了为数不多的几桌酒席。屋门口贴上了鲜红的对联，就连大门

都挂上了红绿相间的绸布穗。院子外站着许多人，大家指指点点，兴高采烈地向院子里张望着。刘长旺扒掉往日那身油脂麻花的行头，套上一件鲜红的T恤和一条青色长裤，脚上蹬了一双品牌旅游鞋，就连他那汗津津的秃顶也罩上了一顶鸭舌帽。他的举止、他的脸色，今天都变得让人耳目一新，招引得院里院外皆有人驻足凝望。

人们瞪眼看着一身新装的刘长旺和他身边的新妇，然而更多人的目光却是在那个女孩的身上扫来扫去。

紫薇端着酒杯踏着满地的鞭炮残屑紧跟在刘长旺身后一桌接一桌地给前来贺喜的人敬酒，刘长旺不停地向人们介绍着紫薇，这倒让紫薇感到很尴尬。当刘长旺那顶鸭舌帽下射出两道火辣辣的目光回头看她时，紫薇满脸的羞涩和惊慌，立刻低下头去。刘长旺咧开大嘴笑了，他看了一下周围的人，心胸开朗如同秋天收获后的平原。从今天起他刘长旺终于挺直了腰杆，再也用不着跑到县城的小旅店去偷鸡摸狗。不管花溪镇的人们过去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他，此刻他所有的烦恼和不快都随着这娘俩的到来一扫而光，有的只是优越和成就感。他整整衣襟，冲着大伙“嘿嘿”一笑，显得很亢奋。

院子外面一些好事的人凑在一起小声嘀咕着：“刘长旺这小子交上桃花运了，讨了一个好老婆还带来一个更漂亮的姑娘。”“可不是吗！艳福不浅呐！”有人更是酸溜溜地说：“那小的早晚不也得让给他霸占了！”

刘长旺似乎听到了人们在说什么，心里虽然不快，可脸上却没表现出来。他瞪起眼睛向那些人望去，那些人一下就不言语了。

一个星期以后，刘长旺在花溪镇很有名的一家酒楼宴请了第一中学的校长蒋少康。蒋少康是推辞了两三次以后才勉强和刘长旺坐在了一个

酒桌上。酒足饭饱后，刘长旺又将一个装满现金的纸袋塞进蒋少康的口袋里，蒋少康象征性地推脱一番，打着饱嗝告诉刘长旺：“紫薇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刘长旺的大方没有白费。第二天，刘长旺和老婆就将紫薇送去了学校。

重新走进学校的紫薇心情快活而舒畅，脸上带着天真的笑颜。她再也不用为交不起学费发愁。她企盼自己能够考入一所重点大学，心里开始一遍遍地设计着自己的未来。她忽然觉得天空明亮了许多，空气也清新了许多，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然而不知从哪天起，她感到继父那双布满血丝的红眼睛总是往自己的身上盯，这样她很不自在。不自在也没办法，刘长旺是继父。继父总是会找出各种理由来关心她，她想躲都没处躲。

时间一长，紫薇心里的不自在就变成了厌恶。她开始躲避刘长旺。除了吃饭，紫薇更多的时间是躲在自己的屋子里。刘长旺却很有耐心，隔着屋门大呼小叫，非得把她弄出来不可。

不管放不放假，紫薇都不愿意离开学校。

白天她和同学一起紧张地学习并不感到怎样，到了晚上回到家里一见到刘长旺，紫薇心里就有了恐慌；甚至一想起刘长旺，紫薇心里就打仗。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回到自己的屋子总是把房门紧紧地关好，然后再去看书，仿佛刘长旺瞪着那对通红的眼珠子突然就会出现在自己面前，她一点儿也不敢疏忽。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了紫薇对刘长旺的恐慌并不是多余的。

去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刘长旺要去邻村卖猪，嘱咐老婆照看一下铺子，自己却蜷回了家里。

家里只有紫薇一个人，正蹲在地上洗衣服。

刘长旺一屁股坐在柜橱旁的椅子上，嘴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两只红眼死死盯着紫薇。

紫薇十分害怕，又不能立刻走开，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搓手里的衣服。

水盆里，她两条修长的胳膊越发光洁。

刘长旺使劲咽了口吐沫，干巴巴地喊道：“紫薇，给爹倒点水来！”

紫薇直起腰，从身边的桌上提起暖水瓶，从里面倒出一杯凉开水，端在手里，低着头，慢慢来到刘长旺面前。

刘长旺并不去接那杯水，两只红眼仍旧盯着紫薇的脸。今天他的两只红眼特别亮，亮得有些发贼。

紫薇站在刘长旺面前，端杯子的手不停地抖。她怯生生地说：“爸，你喝水。”

刘长旺这才伸出手，从紫薇手里接过杯子。

紫薇转身向门口走去。

“回来！”刘长旺大声喊道。

紫薇停住，不情愿地转过身。

“咕咚咕咚”只两口刘长旺就将一杯水灌进自己肚子，他喝水的时候两只眼睛都没能从紫薇的身上移开。

喝完水，刘长旺将杯子往前一递，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对紫薇说：“去！把柜子上面那包烟给我拿来！”

紫薇将杯子放回桌上，又走回刘长旺的身边，踮着脚尖，伸出一只胳膊去柜橱顶上去掏那包香烟，提起的衣襟下露出女孩一线光洁的细腰。

刘长旺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只觉得气堵胸憋，心快跳到喉咙了。

紫薇的一只手在柜橱顶上翻弄了半天才抓到那包烟，她转过身，将烟交到刘长旺的手上。刘长旺接过香烟的手一下触到了女孩那柔若无骨的手，心头像有什么东西在拱动，弄得他一阵比一阵难受。此刻他根本没有心思去抽烟，倒是扒去自己上身的一条短褂，露出一身肥嘟嘟的赘肉。

紫薇心里更加害怕，眼睛紧盯着刘长旺的脸，一步步向后退去。

刘长旺“噌”的一下站起来，几步跨到紫薇面前，一双铁钳般的大手紧紧抓住紫薇的手臂。真不愧是杀猪的，有的是力气。

紫薇挣扎着要跑出去，却被刘长旺死死抱住根本动弹不得，想要呼救却又不敢，急得流下眼泪。

刘长旺满是汗渍的额头紧紧贴着紫薇的脸，紫薇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汗臭，喉咙里发出一阵干呕，一下停止了抵抗。

刘长旺脸涨得通红，一只手抓住紫薇，另一只沾满油渍的大手伸进紫薇的胸口。

紫薇像被宰杀的猪羊一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挣扎，但丝毫没有作用，刘长旺仍牢牢控制着她。

刘长旺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只要你跟了我，我一定好好待你。你想要啥爹就给你买啥……”

紫薇大声哭叫起来。刘长旺急忙用大手堵住她的嘴巴，紫薇狠命咬住了他的手指。

刘长旺疼得大叫一声，放开了紫薇。

紫薇逃出了屋子。

这一切，懦弱的母亲并不知晓，紫薇也不想让她知道，她不想让母亲为自己忧心。

她几次和母亲说要去住校，可刘长旺就是不肯，他说在家里吃住比学校要好，还可以省下一大笔费用。

架不住女儿两次三番地乞求，找了一个刘长旺高兴的机会，杨秀芳对丈夫说紫薇学习太忙，最好还是让她去住校。

刘长旺一听就瞪起了眼，大骂老婆没道理。自己好吃好喝养着她们母女俩还不知足，竟然还要自己另外掏钱让紫薇出去住，简直就是拿他这个杀猪的当冤大头。

紫薇母亲是个逆来顺受的女人，从来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一见刘长旺真的生了气，赶紧闭了嘴，再也不敢提这件事了。

好不容易重新走进学校的紫薇只能在紧张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的每一天。

她盼望着高考的日子能早一天到来，只要能考上大学，自己就可以早一天离开这个家，结束这让人提心吊胆的日子。

然而随着这一天的临近，刘长旺也加紧了对紫薇的纠缠。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就是不让紫薇安下心学习。

五一节过去，再有两个月就要高考，班里的同学们拼命地复习功课，谁也不敢浪费一点时间。紫薇每天晚上自习后回到家里，刘长旺还叫她干这干那，实在没有什么活做，刘长旺就推说自己腰痛要紫薇来为自己捶背。

紫薇知道自己得罪不起刘长旺，只得硬着头皮为他捶背。然而更多的时候她是选择逃避。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刘长旺说：“紫薇，今天集上人多，中午你